

新 故 事

兩個榮譽軍人



通俗讀物出版社



書號：0413

兩個榮譽軍人

插畫者：西野

編輯者：通俗讀物出版社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51號
(北京香餌胡同73號)

印刷者：北京印刷廠
(北京東四錢糧胡同11號)

發行者：新華書店

開本：787×1092 1/36

字數：10千字

印張：7/9

定價：(4) 八分

印數：1—12,000

1955年7月第一版

1955年7月第一次印刷

目 錄

- 一 肯走，就有路（失去雙手的志願軍傷員尤輝同志
學會寫字的故事）……………衛 翔（ 1 ）
- 二 不平凡的人（記共產黨員金明烈的事蹟）…李根全（ 13 ）

肯走，就有路

失去雙手的志願軍傷員尤輝同志學會寫字的故事

衛 翔

—

一九五一年十一月的一個傍晚（^夕_[輝]）晚，在朝鮮前沿的一個防空洞裏，抬進了一個受傷很重的志願軍戰士，他是在來前沿執行任務的路上被敵機炸傷的。他的名字叫尤輝（〔尤〕讀ㄣˊ又〔遼〕，〔輝〕讀ㄏㄨㄟ〔灰〕）。

不知道經過了多長的時間，當麻醉劑（⁴_[濟]）在尤輝的身上失去了效能時，他才從昏迷中甦（^蘇_[蘇]）醒過來。他渾身感到一陣劇烈的疼痛，他覺得右臂（^右_[臂]）輕了許多，左胳膊（〔胳膊〕讀ㄍㄜˊㄅㄛˊ，〔膊〕讀ㄅㄛˊ〔搏〕）、頭和臉都被繃帶（〔繃〕讀ㄅㄨㄥ，〔帶〕讀ㄉㄞˋ）紮得（〔紮〕讀ㄗㄚˋ）緊緊的。他發現了這些情況以後，一陣恐怖的陰影湧上了他的心頭：“右胳膊和左眼

全完了，左手只剩下三個指頭，頭、臉也受了重傷，將來會成為一個完全無用的人，一個只會吃飯不能工作的人。我這樣年輕……”於是，他痛哭了。

十多天後，他從朝鮮前綫回到了祖國的一個醫院裏。僅有的三個指頭，由於在朝鮮前綫用了奸商代做的含毒的救急包，也全部潰爛（潰爛）了。他的心好像碎了一樣。他想：“祖國是越發可愛了，可是我却完了。一個人成天什麼都不能幹，吃飯、穿衣、撒尿……都全靠別人，活着還有什麼用呢？”傷口的疼痛，使他經常發暈（暈），但有時他寧願咬着牙忍受疼痛，也不願醫生給他治療。

醫院裏的趙指導員安慰他說：“尤輝同志，你負傷是光榮的，是為了黨的事業，是為了全人類的幸福。對於像你這樣的同志，黨和人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，會永遠照顧你的。希望你不要消極悲觀，應該好好地安心休養，保持並發揚你的光榮……。”

他說：“指導員，我並不是埋怨自己成了殘廢，也不是認為自己負傷不光榮，更不是害怕黨和人民不照顧我。我只是想，像我這樣年輕的人，又是青年團員，整天什麼也不能做，處處要別人照顧……。”

趙指導員研究了尤輝的思想情況後，第二天又和他談了長時間的話。他對尤輝說：“一個成了殘廢、失去了健康的人，免不了是要難過的；但是肉體的殘廢並不等於是一個人的殘廢，比如說吧，像你沒有右臂，左眼也失去了光明，但是只要你能夠從思想上堅強起來，還可以做一個黨的優秀宣傳員，做一個青年團的優秀工作者，繼續為黨為人民的事業效力啊！……”

指導員的話開始打動了尤輝的心，他悲觀的情緒漸漸減輕了，傷勢也漸漸好轉了。這時，領導上又專門給他介紹了蘇聯文學名著鋼鐵是怎樣鍊成的（^[鍊]讀_{14[鍊]}），要他讀，趙指導員還不斷地去和他談話，給他講真正的人裏



的密里席葉夫失
掉雙腳學會駕
駛(〔駕〕讀 4 | Y〔架〕,〔駛〕讀 尸〔史〕)
驅逐機的故事。
慢慢地,他的整
個心就被保爾
(〔兒〕)和密里席
葉夫的偉大英
雄形象所佔據。

他彷彿看到了一位全身癱瘓(〔癱〕讀 ㄊㄨㄢˋ〔攤〕,〔瘓〕讀 ㄆㄨˋ〔換〕)、雙
目失明了的巨人坐在他的身旁,緊握住他的
左胳膊說:“人最寶貴的東西是生命,生命屬
於我們只有一次。一個人的生命是應當這樣
度過的:當他回首往事的時候,他不因虛度年
華而悔恨,也不因碌碌(〔碌〕)無為而羞恥。”

二

生活下去,像保爾,像密里席葉夫那樣生
活下去的念頭逐漸堅強起來了。他首先考慮

到怎樣來獨自處理自己的日常生活問題。他想：“每天三頓飯都得叫別人來餵（喂），每頓都要二十分鐘，一天就需要一個鐘頭。比如，我再活三十年，就要佔掉別人一萬多小時的時間，假如把這些時間都用到生產上去，該會給國家增加多少財富啊！”他想到這裏，不覺猛然吃了一驚，又自言自語地說：“這是罪過，不能再這樣繼續下去！”

要解決吃飯問題，唯一的辦法就是在自己僅有的左胳膊上打主意。他曾無數次舉起這隻胳膊，但又無數次地放了下去，忽而充滿了信心，忽而喪失了勇氣。

一天，他陡然（陡然）_{ㄉㄡˋ ㄢㄣˊ}想起了一件往事：那還是在他童年的時候，在家鄉曾看到了一位教書的老先生在手腕（腕）_{ㄨㄢˋ}轉彎的地方挾着（挾）_{ㄒㄧㄝˊ}筆寫字的情景。當時他曾為此而驚奇。他想：“雖然我沒有了手，不能像那位老先生一樣地寫字，但是要把繃帶綁在胳膊的尖端，在繃帶上挖兩個孔，再把勺子（勺）_{ㄕㄠˊ}插在孔

裏，一勺，一勺地……成，一定成！”

第一次試驗開始了。可是勺子口淺，柄(勺柄)也短，很難把菜飯如願地送到口裏，同時傷口還沒有全部好，胳膊揮動起來也不方便。那天晚飯沒有吃到多少，大都洒到桌子和衣服上了。幫助他試驗的護士又是同情，又是着急，勸他不要試驗了。他堅決不肯。

“尤輝同志，”那位護士最後只得嚴肅地說，“你對我的工作有意見嗎？”這句突然的問話，使他感到吃驚。停了一下，他回答：“不，沒有意見！”“沒有意見，就應該讓我餵你吃飯，因為這是我的職責！”……

試驗儘管失敗了，但他並沒有灰心。每天晚上等別人睡着了，他就找贊同他這樣做的同房休養員，幫他綁上繃帶，插上勺子，躺在被窩裏練習。一遍，兩遍，一天，兩天……不知道經過了多長的時間，動作熟練了，胳膊也不酸了，他覺着有了把握。一天晚上，大家都睡着了，他把白天留下來的——杯冷開水當

飯菜，做了一次實習，一杯水沒有多久就叫喝完了，他高興得幾乎跳了起來。

第二天早飯時，他好幾次要求護士讓他再做一次試驗，護士最後還是答應了。當菜飯一勺勺順利地送進了他的嘴裏時，護士笑了，他也笑了，同房的休養員同志都為他的勝利而歡呼了起來！

從此，他對生活充滿了更大的信心和希望，開始練習戴帽子、鋪疊被窩、掃地、解小便、提水……等動作。

三

生活告訴他必須繼續前進，絲毫也不能停留。祖國建設成就的新聞，雙目失明全身癱瘓的保爾寫長篇小說的事實，使他越發感到他未來生活的意義。他想：“我的右眼還能給我光明，我首先得學會寫字啊！”怎麼樣寫呢？白天，黑夜，他都沉醉在煩惱和希望中。第一次，他用嘴咬着筆練習寫，但是力量怎麼

也使不均勻。筆下輕了，字跡模糊不清；下重了，不是把紙劃破，就是堆積一大塊墨水。他本打算寫出“戰鬥的開始”五個字，但只寫了一個“戰”字和半個“鬥”字，紙被劃破了，“戰”字旁邊還滴了兩三滴墨水。再想寫下去，牙齒酸疼起來，嘴一鬆勁，鋼筆也掉在地上了。

試驗沒有成功，使他有些灰心起來了，但當他想到了醫院黨的領導同志對他的鼓勵（^{（屬）}）：“路是人走出來的，只要肯走，一定會有路！”他好像又看到了希望。他又在自己僅有的左胳膊上打主意了。他舉起這隻胳膊看看，馬上又無力地垂了下去；剛剛垂下去，接着又舉了起來。“它，也能夠担负起寫字的任務嗎？行！……不……”終於，他像孩子發現了什麼珍奇的東西似地，凝視着那插勺子的地方：“在它的前面再挖兩個眼，鋼筆……然後……就會像留聲機的唱針一樣在唱盤上按照規律旋轉……。”但是，喜悅很快又被苦惱所代替，寫了半個多鐘頭，在紙上出現的只是歪歪（×形）

斜斜的茶杯那麼大的兩個字，而且胳膊和全身都感到酸疼，頭也暈了，眼也花了。他看着這兩個不像樣的字，全身都抑制^{〔抑〕}_{〔益〕}不住地發起抖來。

醫院黨的負責同志知道了這種情況，除了勸他必須首先注意養好身體外，又給了他很大的鼓勵：“只要功夫深，鐵杵^{（ π ）}磨成針。今天你雖然寫得不大好，但畢竟寫出了兩個字來。既然能寫出來兩個，就能寫出兩百個，兩千個……；既然能夠寫成茶杯那麼大，也就能夠寫成菜豆^{（ $\frac{1}{2}$ ）}_{〔菜〕}^{〔讀〕}_{〔綠〕}那麼小。關鍵^{（ $\frac{1}{2}$ ）}_{〔件〕}在於自己有沒有決心！”

“關鍵在於自己有沒有決心！”他反覆地想着負責同志的這一句話。“是呀！……再說我這些困難都是敵人給造成的，如果我被這些困難所嚇倒，在困難面前退却，那就等於被敵人征服。不，一個青年團員，對待面前的困難應該像對待敵人那樣，用戰鬥的決心去克服它、去消滅它！”因此，在不妨礙健康和治療的

(〔療〕讀 ㄌㄧㄠˊ) 情況下，他開始艱苦的練習了。胳膊一次次地感到徹(〔士〕)骨的酸疼，汗水一次次地浸透了他的衣衫。一天，兩天，二十天……一個字，兩個字，二十個字……，胳膊居然練得不酸也不疼了，字也寫得又小又整齊了，半個鐘頭可以寫兩百多個字了。等他不很費力地寫出了“天下無難事，只怕心不專”十個字，貼在自己的床頭上的牆上時，他像孩子般地笑了。

就在那天晚上睡覺的時候，他恍惚(〔恍〕讀 ㄏㄨㄤˊ ㄉㄨㄛˋ 〔惚〕讀 ㄏㄨˊ ㄉㄨㄛˋ)走進了一個鋼鐵工廠，上級指定要他做工會工作。廠裏在開展着學習蘇聯先進經驗的競賽運動，到處都是熱火朝天。以前，在銀幕上，在畫報上看到的巨大的廠房，高聳的(〔聳〕讀 ㄙㄨㄥˇ)煙囪(〔聽〕)，火熱的鋼流……，現在都展現在他的眼前了。這一切，他感到既陌生(〔陌〕讀 ㄇㄛˋ 〔墨〕)，又親切。就在進廠的第二天，上級就要他擬訂一個車間業餘文化學習和文娛活動的具體計劃。他感到興奮，又感到生疏(〔疏〕)。他，坐在新的辦公桌旁開始工作了，聚

精會神地思索着，考慮着……。

輕微的鈴聲，打斷了他的思想。他朦朧地（〔朦〕讀ㄇㄨㄥˊ〔蒙〕，〔朧〕讀ㄌㄨㄥˊ）睜開了那隻僅有的右眼，發現自己仍然躺在病床上，醫生又來給病人看病了。他看看辛勤的醫生，看看貼在床頭上那親筆寫的十個字，一種由心底裏流露出來的微笑，浮現在他的臉上。他請值班護士給他插上了鋼筆，一氣把剛才經歷過的事情全都寫在日記本上，最後這樣寫着：“路是人走出來的，只要肯走，一定會有路！”

這是他負傷後第一次親筆寫的日記。從此，他的日記本上天天都留下了他有意義的生活事蹟（〔績〕讀ㄐㄧㄣˋ）。一九五二年六月，他被選為團支部的宣傳委員後，需要寫的東西就更多了。那年“八一”建軍節時，他從報紙上抄寫了好幾萬字的宣傳材料，向羣衆進行宣傳鼓動工作。一九五三年三月間，傷口完全好了以後，他就被調到了湖北省革命殘廢軍人教養院，他的日記仍然繼續着，還抽空練習寫毛筆字。

從一九五二年四月起，到今年五月止，他親手寫的生活日記、各種文章、信件和工作總結等，已有三十萬字以上了！

在他的日記裏有一頁上這樣寫着：“……我的生命已完全交給了黨，我要為共產主義的徹底實現而奮鬥！我要像保爾所想的那樣，爭取在臨死時能夠說：‘我整個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，都已獻給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——為人類的解放而鬥爭。’”

保持先榮 發揚先榮 尤輝

三月三日習

這是尤輝同志練習寫的毛筆字

（原文發表在一九五四年八月一日“人民日報”上，文字略經本社改動）

不平凡的人

記共產黨員金明烈的事蹟

李根全

我從吉林省和龍縣水南村回來一個多月了，金明烈同志的形象還經常地在我眼前閃現。

金明烈同志是一個身材很高、臉色紅潤、雙目失明的革命殘廢軍人。我第一次看見他是在他的家裏。

他聽說我是從長春來的，便高興地笑着，頭一句話就問：“第一汽車製造廠建設得怎麼樣啦？”我把我知道的情況告訴了他。

“啊，這麼快啊！”他很驚奇。

接着，他又笑瞇瞇地（^{〔謎〕}讀），非常關切地問到各地互助合作組織的發展情況，問到許多許多新的工廠的建設情況。他對一切都

關心。

幾天以後的一個晚上，我又訪問了金明烈。他和我講起了自己受傷的經過。

一九五〇年冬天，在朝鮮奪取敵人的一個高地的戰役（[！]_{〔瘦〕}）中，敵人的槍彈奪去了他的兩隻眼睛。同志們把他送到野戰醫院初診時，醫生告訴他：“右眼睛能恢復五成的視力。”當時他很高興，他心裏想：只要不是全瞎，能自由行動，就能為黨工作。

可是在激烈的戰鬥中，野戰醫院從這移到那，從那又移到這，一直拖了兩三個月，他的眼睛一天比一天惡化了。當他回到祖國施行手術時，視力再也不能恢復了。

他聽說視力不能再恢復了的時候，他失望了。他想，“完了，什麼都完了，再不能為黨工作了，只能作飯桶了”。他一天到晚飯也不愛吃，話也不願說，面色也漸漸蒼白了。他過去喜歡說說笑笑，唱唱跳跳的，可是現在他沉默地（_{〔默〕}^讀_{〔臺〕}）躺着。一聽到傷病員們的說笑